

叫賣留聲

朱少璋

有叫賣糕者，聲甚啞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我餓耳。」
問：「既餓，何不食糕？」曰：「是餛的。」

——〔明〕浮白齋主人《笑林》

李學銘〈市聲禮贊〉把「叫賣」這回事定義得精確妥貼：「叫賣，是招徠顧客的手段，是市聲的一種。商販張大喉嚨，或吆喝，或長吟，目的在引起人家的注意。」2006年老北京的「叫賣」已列入北京市崇文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算是「民間音樂」。當地還成立了「北京京味叫賣藝術團」。老北京的「叫賣」實際上已沒有實用的功能，卻來一個華麗轉身，淪落成為「藝術」。生活中有不想要的東西，不妨就把它放到藝術堆填回收站去。

老一代的香港「叫賣」自生自滅，倒慶幸尚未列入「世遺」，也尚未正式給丟到藝術堆填回收站去。也許，叫賣尚能為參選政客賣力：競選前各政黨黨旗如海，擴音器傳來陣陣叫賣聲——賣福利、賣承諾、賣保障……要甚麼有甚麼、要甚

麼就賣甚麼、賣甚麼就叫甚麼。互參《韓非子》收錄中國最早的「叫賣」名篇：「楚人有鬻盾與矛者，譽之曰：『吾盾之堅，物莫能陷也。』又譽其矛曰：『吾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』」方信叫賣既源於誇張，也源於矛盾。

香港賣粉葛的小販，喊起來一定要喊賣「實心藕」，不許喊「賣——葛」。這是因「葛」字的本地音讀起來與「God」相似。「上帝」怎麼可以隨便沿街出賣？洋人聽了非常不高興……

——葉靈鳳〈香港的「一歲貨聲」〉

葉靈鳳應算是最早寫老香港叫賣聲的作家，他在〈香港的「一歲貨聲」〉中說「香港的小販雖然多，可是對於自己貨物的叫賣方法卻非常忽略，叫賣的聲調和詞句也很單調」，是事實。他講老香港的叫賣粉葛的掌故講得挺有趣。可是我卻懷疑：「葛」與「God」讀音相近，那麼「賣」與「My」不正是同音嗎？把「賣葛」誤聽為「My God」錯得既有道理又有趣味，外國人也許不致於太不高興，他們不也是天天都在高喊「Oh！My God」的嗎？

回想七、八十年代香港確曾有過「賣God」的舊風景，賣的不是實心藕而是「財神」。「賣財神」是小孩子在大除夕向人家討紅封包的活動。他們挨家挨戶叩門並大喊「財神到、財神

到」，如果戶主開門，小孩子就會遞過寫上「財神」二字的小紅紙，意思是把財神、財運送到戶主的家；討個吉利好意頭。戶主接過「財神」通常會給個紅封包或給些零錢，小孩子就一溜煙地跑去敲另一家的門。我教中文二十餘年，回憶時嘗試以己度人又倒果為因，總結得出「賣財神」和「教中文」雖算戶位卻絕對不算素餐——靠的始終是實實在在的叫賣語言能力、書寫文字功夫和一點點面對陌生人的膽量。「財神」沒有定價，給多給少沒所謂，貧窮年代草根孩子掙到丁點零錢已經滿足得不得了。為了先佔「商機」，通常「年三十」的中午就開始有孩子賣財神，走廊長巷處處都能聽見叩門聲和「財神到」，叫賣聲此起彼落。剛接過了「財神」，不一會又有另一批「財神」叩門，真的應接不暇。當時少不更事向着門外大叫「唔要喇，唔要喇！」母親卻說財神臨門怎可以說「唔要」，應該說「有喇，有喇；已經有好多喇」。

賣硬麵餛飩的人極為可憐，因為他總是在深夜裏出來的……這位小販，卻在胡同遙遠的深處，發出那漫長的聲音：「硬麵……餛飩啲……」我們在暖溫的屋子裏，聽了這聲音，覺得既淒涼，又慘厲……。

——張恨水〈市聲拾趣〉

鍾曉陽在〈販夫風景〉中把叫賣聲描摹得具體生動：「只要

是夏天，『豆腐花』的吆喝聲便一路路熾熾烈烈要斷不斷地，坡下喊到坡上，然後又一跌一宕地滾回去。」這「吆喝聲」我也曾聽過，重讀鍾曉陽的文字，思緒真能隨着這「吆喝聲」一跌一宕地蕩回那泛微黃的歲月去——我在〈香港飲食雜詩〉也寫過街頭熟食小販的叫賣聲：「檢點童年夢有憑。香荷軟糯熱騰騰。寒風子夜天如墨，聽取街前喊裏蒸。」那氣氛大致與賣硬麵餛飩相類近，可現實中的「喊裏蒸」一點都不淒涼也不慘厲。喊法一般是在「裏」字後作一頓，「蒸糴」二字連讀——「裏——蒸糴」，聽起來反而感到帶點兒囂張帶點兒神氣。喊「裏——蒸糴」可以在寒夜喚起一絲暖意。小孩子會探頭外望，循叫賣聲一路追溯，總會瞥見幽暗的街角有一輛木頭手推車，蒸煮糴子的大鍋鍋邊濺溢出暖暖的白煙。鍋邊一般都亮着一盞小黃燈，昏黃的燈光可以把人影照得昏亂幢幢。路過的夜歸人最難抗拒「裏——蒸糴」的誘惑：分明已是匆匆地走過了，卻又給喊回頭。漸漸，好幾個夜歸人就聚攏到手推車前。小販揭開又大又圓的白鐵鍋蓋，白蓮花似的一大朵蒸氣白煙一下子冒湧起來。

說叫賣是藝術那該是「生活的藝術」，那些舞台上或集團式經營的所謂廟會中的叫賣只是特約表演，與真正生活沒有多大關係。菜市場中較常聽到的是報價式叫賣：「十蚊三個、十蚊三個；賣埋佢」；策略是自賤其貨，以廣招徠。年宵市場傳統

上叫「唔買都埋嚟睇吓」或「埋嚟睇埋嚟揀」，強調公平強調自由，務求引起路人注意。小時候住在公共屋邨，慣聽直挺挺的「衣裳竹」、軟綿綿的「豆腐花」、甜絲絲的「白糖糕」、熱呼呼的「糯米麥粥芝麻糊」和冷森森的「磨餃剪鑊刀」；全是活生生的叫賣，都親切。叫賣聲穿過長長的走廊，帶點回音，我幾乎是以為真的聽得到城市的心跳。慣聽叫賣聲的同輩人從不抗拒馬師曾的奇特唱腔，因為馬腔中刻意誇張地「咁咁咁咁」的特點正是模仿涼果小販的叫賣聲：鴨叫似的嗓音又乾又響，帶點儉俗市井氣，不細緻卻很有親切感；勝在嘹亮、勝在率直。經典粵劇《馬福龍賣箭》搬演一分錢難死英雄好漢的故事叫人愈看愈難過。馬福龍為了生計上街出售家傳寶箭，先在場內唱兩句首板，甫一出台就高聲叫「有箭出」三字；就是「賣」字叫不出口。幾經掙扎，取巧叫一聲「有箭出讓」，卻無人問津；才無奈改叫「有箭出賣」。看來一個大男人為衣食在街上叫賣要叫得理直氣壯並不容易，你看楊志落拓在汴京城街頭賣刀只是「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，上市去賣」，也不放聲叫賣，難怪「走到馬行街內，立了兩個時辰，並無一個人問」。再看秦瓊在潞州窮途賣馬亦只是「顛倒走了幾回，問也沒人問一聲」，同樣是英雄氣短，叫不出口了。

酒干倘賣無，酒干倘賣無，酒干倘賣無，酒干倘賣無。
多麼熟悉的聲音，陪我多少年風和雨。從來不須
要想起，永遠也不會忘記……

——〈酒干倘賣無〉

「叫買」剛巧與「叫賣」相對相反，但目的和效果卻一致：「收買爛銅爛鐵」。那時候拿些破鐵罐爛銅勺可以跟「收買佬」換些麥芽糖餅乾或糖果；感覺上像摸獎，有神秘感，要碰運氣。1983年台灣電影《搭錯車》「叫買」叫得響亮叫得有震撼力，電影風靡一時：說養女誤墮合約陷阱失去自由；啞巴養父吹嗩吶撿破爛勞苦一生，臨終還見不到養女最後一面。這種故事在今天不算老套也該算煽情，但那個年代的觀眾思想單純感情豐富紛紛起了共鳴，電影賣座賺了香港人不少熱淚。電影主題曲〈酒干倘賣無〉更紅遍港台兩地。閩南話「酒干倘賣無」就是「有空酒瓶賣嗎」的意思，是台南撿空瓶子、收廢品的人的「叫買」慣用語。台灣女歌手蘇芮用高亢而略帶歇斯底里式的吶喊腔調演繹「酒干倘賣無」，歌詞中自然順溜地嵌入「叫買」聲真的叫得蕩氣唱得迴腸。當時街頭巷尾男女老幼都會哼這「叫買」名句。

叉燒包，誰愛吃剛出籠的叉燒包？誰愛吃剛出籠的叉
燒包？還有那蓮蓉包呀、豬油包呀、魚翅包、豆沙

包、應有盡有，……

——〈叉燒包〉

「那些年」上茶樓，賣點心的會在大堂上高聲叫賣，氣氛熱鬧極了。徐小鳳主唱的〈叉燒包〉開腔就是「誰愛吃剛出籠的叉燒包」，歌詞中歷數各種包點的名稱，完全是舊式茶樓的叫賣口吻。叫賣點心也有規律可尋，通常是「蝦餃」和「燒賣」一組，「叉燒包」和「雞包仔」又是另一組，「鮮蝦銀針粉」跟「臘味糯米飯」是一組，「春卷」和「鹹水角」又是另一組；一般不會「越位」。蝦餃較受歡迎，很快售罄；但員工還是高聲地、慣性地叫「蝦餃、燒賣」，虛位以待才不會亂了叫賣的節奏。叫賣點心後來都改為「靜態展示模式」：在手推車上插上一塊塊點心墓碑。

打起黃鶯兒。莫教枝上啼。

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

——〔唐〕金昌緒〈春愁〉

汪曾祺在〈胡同文化〉中談到的「驚閨」正是「十幾個鐵片穿成一串，搖動作聲」的響器，作用其實等同於叫賣。「京城叫賣大王」臧鴻九歲就在街上賣報維生，向批發商賒來的二百份報紙賣了好幾天都沒賣完。一位好心的老行尊教他沿街叫賣，事隔約七十年了臧鴻還記得清清楚楚：「你得憋足勁兒，拉長

音，隔着兩層院子都能聽見……。」生活中有這樣熱鬧的響聲和雄渾的叫賣聲，恐怕連唐代閨中少婦的遼西美夢都可以驚醒。

說叫賣聲驚閨擾夢雖有道理，但我們的城市是否真的需要叫夜鷹不要咳嗽、蛙不要號、蝙蝠不要飛？其實好夢從來易醒只緣夢好，非關叫賣、非關鶯啼。深閨少婦遷怒於枝頭上幾隻黃鶯兒，是合情多於合理：幾隻被丫鬟姐打起的黃鶯兒，叫聲嘸嘸卻未免微弱，實在不可能隔着兩層院子都能聽見。

春寒料峭，女郎窈窕，一聲叫破春城曉：「花兒真好，價兒真巧，春光賤賣憑人要！」東家嫌少，西家嫌小，樓頭嬌罵嫌遲了！春風潦草，花心懊惱，明朝又嘆飄零早！

——劉大白〈賣花女〉

閒園鞠農《一歲貨聲》的「凡例」徹頭徹尾是一篇精緻的抒情小品：「風景不待十年而已變，至今則已數變矣。往事淒涼，他年寤寐，聲猶在耳，留贈後人。」往事，也許未必盡屬淒涼，但真正屬於生活的叫賣聲大概只屬於個人回憶長巷中的「那些年」，到了「這些年」耳根似乎異常地又反常地清靜。連樓上住客在家裏走路發出聲音都可以遭投訴的「這些年」，這城市又怎容得下、又怎禁得起深巷傳來的一聲叫賣。賣花女嘹亮的叫賣聲可以叫得破春城曉，料峭春寒中遇上的投訴都只不過是「東家嫌少，西家嫌小，樓頭嬌罵嫌遲了」——從沒有「嫌吵耳」的。

朱少璋，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。曾應邀出任舞台劇文學導引、電台文教節目主持；歷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評判及選材委員，亦為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名譽學者。多年來從事文學研究、文學創作及中文教學，致力推廣經典閱讀及寫作。創作包括小說、傳記、散文和古典詩歌。於「匯智」出版的散文集《灰闌記》和《隱指》，分別榮獲第十屆、第十一屆中文文學雙年獎首獎及推薦獎；另又於「匯智」出版《說亮話》、《聆聽學》、《規矩與方圓——從經典作品學習寫作》等書。

